

〈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西安按察使塞欽奏謝恩賜御書福字等事摺〉(局部)，《雍正朝滿文奏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硃批：朕仍望你成為超群之人

# 釋「為君難」寶印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恭上滿文謝恩摺，謂皇帝

教誨他將「為臣不易」四字銘記於心，雍正帝硃批講到：「『為君難』

數字，朕寫成匾額，鐫刻寶印，時刻置放眼前，心中時常掛記思考。

為臣之人，理應如此將『為臣不易』四字照爾所奏謹記思索。」<sup>〔註</sup>

一，〈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七八〇，以下同書）顯然他是要求臣子將「為臣不易」

當作座右銘，砥礪自身行為，遵守臣道，而雍正帝本人更是將「為君

難」作為座右銘，惕勵自己。雍正帝鐫刻的「為君難」印璽，現藏北

京故宮博物院，將於「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中展出，並作為兩岸

故宮博物院第一屆學術研討會「為君難—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時代」的

關鍵詞。雍正帝「為君難」的涵義何在？如何才是準確理解？筆者近

因翻閱《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一書，留意於硃批，據此撰成小

文，作出解讀，希望不要離開他的本意太遠。



馮爾康

根據清宮《活計檔》，「為君難」

印璽製作於雍正元年四月十九日，印

文係漢文篆字，是一方壽山石雕螭紐

長方形印璽。雍正帝「為君難」思想

源出於孔子，得力於歐陽修。孔子是

將「為君難」與「為臣不易」作為對

應觀念講解的，係總體回答傳統社會

執政的兩個層面：君主和臣工關係，

指明君臣既是對立的，更是一體的，

並由他們的關係決定國家的興亡盛

衰。對此《論語》是這樣記載的：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

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

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

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

興邦乎。」<sup>〔註二〕</sup>歐陽修將「為君難」

作為專門命題，給後世為君者規範其

內涵，即在用人上下功夫。他的《為

君難論》認為「為君難」之難，最難

的是用人：「語曰『為君難』者，孰

難哉？蓋莫難於用人。」進而講了用

人的三項原則：一是用人堅守專職、

篤信的原則，給予任用之人以處斷

權，並對之堅信不疑，這樣，官員就

「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

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

二是用人不疑，但是需要採納眾人意

見，發現問題及時改正，是以強調

「群議」。三是考慮所用之人可能產生

的政治效果，即所用之人能否建立事

功，不可「不計功之成敗」。歐陽修

同時指出君主能夠選取人才，在於他

是明賢之君，而非暗愚之輩。<sup>〔註三〕</sup>

雍正帝所說的「為君難」，在於

識人難，用人難，信人難，得人、遇

人難，難得賢明之臣。他在閩浙總督

滿保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奏摺上批

寫道：沒有熟知之人可用，只好物色

擇取試用，「故此，朕之難處惟有蒼

天及朕皇考、諸天神洞見而已。屬一

等難事，若能遇一名賢能之人，乃朕

如得活寶矣，將欣喜若狂。」<sup>〔頁六七</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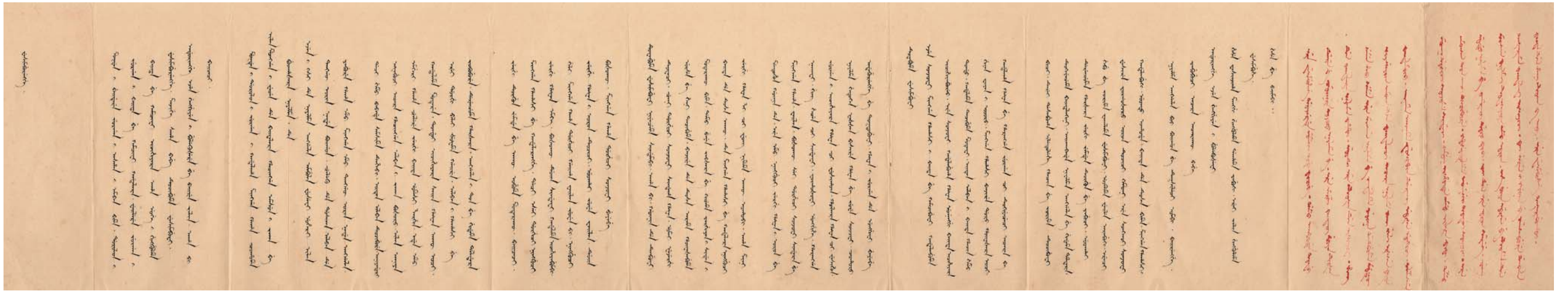
九。他希望有賢能之臣為其所用，態

度甚為殷切。從許多多硃批，筆者

理會到雍正帝的為君難，包含三重意

思，一是從觀念上講君臣一體，同心

同德，作為從政的思想基礎；二是臣



〈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請調補三陵六品官摺〉，《雍正朝滿文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硃批：此係伊等千人鎖守之一缺，萬一誤用劣賤之人，地方民意抱怨。於事毫無益處……。可見雍正用人之道

易，並檢討自家用人的得失，予以改進。下面分別敘述這三個方面，而後對雍正帝的「為君難」作出簡單的評論。

### 君臣一體、同心同德的道德準則

雍正帝在臣工滿文奏摺的硃批中反覆說明君臣相待以誠的道理，要求彼此肝膽相照，互不負心，特別是臣下應有良心，有竭盡忠誠的意念，君主則應有愛惜臣工之心。

反覆與多方面強調君臣應有相待以「誠」的態度。雍正帝在滿保元年六月十七日奏摺上寫道：「君臣相互信賴，凡事開誠相見，毫無掣肘疑懼之症，則何事不成？我君臣唯求一個『誠』字，彼此體諒愛惜，勿玷負皇考多年養育之恩。落淚而書。」（頁一七八）流淚書寫君臣相待以誠之道，是多麼鄭重，多麼動感情。稍後在滿保元年九月十一日摺上寫道：「凡事朕唯嘉許一個誠字。」（頁三二八）又在元年十一月初九日奏摺上寫硃批：「我君臣推誠相待，其益無窮。」（頁四九一）二年六月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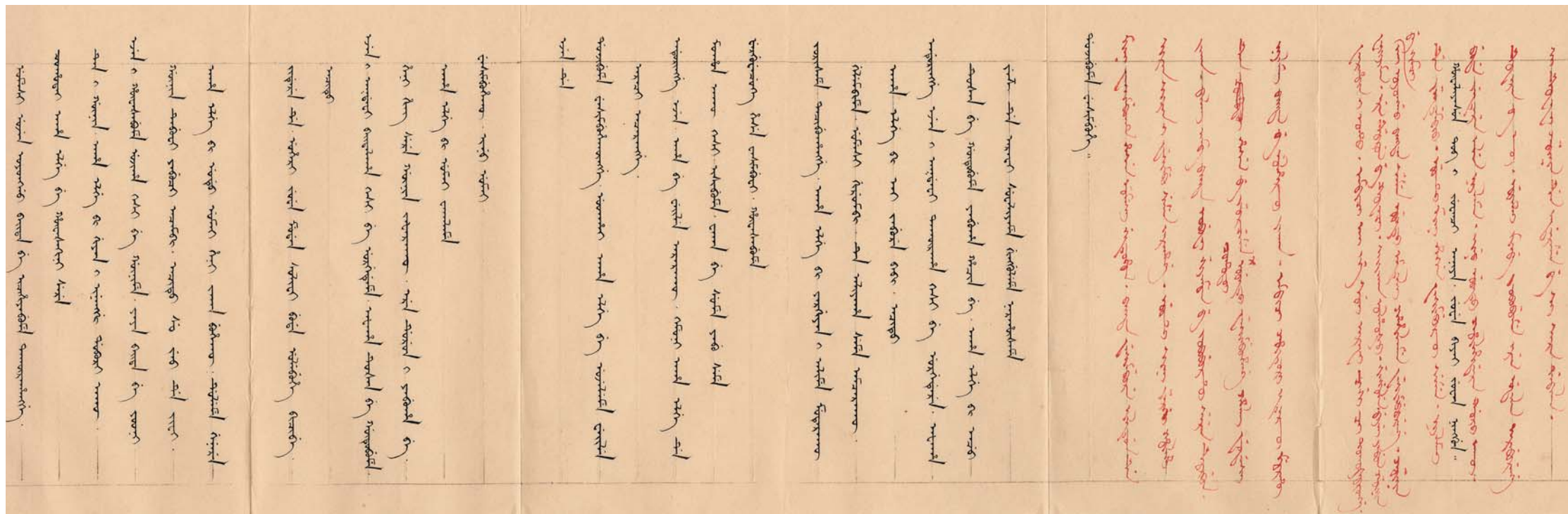
日，保證自身不會有錯。臣工對皇帝有誠意，即是有良心。喀爾喀副將軍策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請安摺硃批：「良心之事時刻不要疏遠，愈熟愈明可靠。勉之！」（頁二二九七）陝西巡撫圖理琛四年六月十九日奏摺硃批：「朕信任爾等，拔擢為榮貴，如此任用之時，大臣等理應獻出良心，以慰朕懷，豈能忍心朕傷心耶？」（頁一三五五）君臣相見以誠，是建立在因互知而互信的基礎上，這就是在諾岷二年二月初六日奏摺上所說的：「朕可信爾。朕極褒賞者，爾乃知朕之臣。」（頁六五四）

「誠」的內容之一是君臣互相信賴，互不辜負。查弼納於元年八月初十日奏報整飭驛站營伍情形，雍正帝表示：「朕信賴爾，對爾朕一向絕非負心之君。」（頁二七七）君主對臣下說自己不會負心，也即做出保證，實在不尋常。元年九月十八日諾岷摺硃批：「爾即照此矢志向前，即便朕有負於爾，上蒼亦必知垂愛於爾。」（頁三五一）雍正帝因初政不熟悉政

日摺的批示是：「君臣之間，幾分信任幾分利，幾分猜疑幾分害，關係甚大。彼此唯求『誠信』二字。」（頁八五三）反反覆覆強調臣下應對君主具有忠誠態度。靖邊大將軍傅爾丹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奏摺，得到的硃批是：「君臣若互不示誠，即每日親面在一處，亦如萬山間隔也。」（頁一九〇六）期盼臣下的誠意。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晉撫諾岷奏摺，硃批謂：「爾此奏甚真誠，朕覽摺大為嘉許。」（頁二五五）二年二月初一日副將軍阿喇納奏報巡撫綽奇辦事觀望推諉，硃批謂「爾之所奏，至為誠實」（頁六四〇）。奉恩輔國公法爾善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奏報陵寢事務，硃批：「此辦理者係出以誠意辦理，殊堪嘉獎。」（頁二二三七）這三件硃批，都是讚賞具摺人的忠誠態度。宗室賴實二年正月初八日奏報康熙帝駕崩之時有人胡亂議論，雍正帝為此硃批云：「爾為宗室，對朕如此誠意謹奏，朕甚嘉之。惟爾為朕放寬心，朕斷不致大錯，可保自身。」（頁六〇四）不僅誇獎賴實忠誠，還讓他放

事、不識臣工，甚望君臣合作，臣下盡力，故表示不會辜負臣下，於滿保元年九月十一日摺上寫道：「朕實無指教爾等省臣之才；再則，初理政務，亦甚生疏，全賴爾等內外之臣，竭力以求。若實心黽勉而行，朕斷不負負臣等」（頁三二七—三二八）。不負心，應知恥，故雍正帝又對滿保說「我君臣應知恥以求」（頁二八一）。

「誠」的內容之二是君教導臣，臣進諫君，互信糾正偏差。雍正帝在滿保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摺寫道：「我君臣共勉。彼此之間，朕則訓示，爾則勸諫矯正，內外一心，為國家萬民謀利益，仰答皇考多年養育之恩，孜孜以求保全先帝顏面，著勤上加勤，慎之又慎。」（頁一〇一）復在滿保元年十一月初九日摺上硃批：「我君臣彼此唯期進諫提攜，若爾等無負皇考多年養育高厚之恩則善也。我君臣時刻毋忘警惕，竭力黽勉。」（頁四九一）要求君臣互相提攜，臣尊君訓，君聽臣諫，如此諄諄言之，看來態度誠懇。



〈雍正十年二月十六日副都統額爾格奏報未參奏阿齊圖沿途勒索情形自責摺〉(局部)，《雍正朝滿文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硃批：詳察己身之行與惡，是何等重要之事，然如此一意孤行緊急具奏於心何忍？……，訓示臣工做官行事應好生敬畏、謹慎。

年十月十五日摺批示：「並不在於爾等之此奏，在於自己誠實而行，再取虛名之事，全然不可。……徒取虛名，朕甚厭惡。」(頁九五七)

操守要好。臣下有守有為，有能耐同時，一定不能貪墨。歸化城都統丹津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謝恩摺硃

講求誠信的要點是反對臣下欺瞞。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匡喜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奏摺硃批：「各大臣爾等以誠心為國家效力，以輔助朕，好生行走。於事稍糊塗則可，但勿得欺誑行事。」(頁一四二八)辦事不力尚可有所原諒，而欺罔則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臣工應有守有為，勇於任事，業績卓著，流芳百世**

有守有為，流芳百世，應是臣工努力的方向，為此不得尸位素餐，不承擔責任，遇事推卸給皇帝，讓皇帝遭埋怨，受惡名；更不得懷挾私心，瞻顧徇隱，結黨營私；辦事認真，可能遭到嫉妒，遭人議論，輿論不好，但不應懼怕。雍正帝在滿保元年六月初九日謝恩摺上寫道：「封疆大吏名芳千古，即是報答皇考及朕矣，勉之。我君臣內外大小員職，倘能英名天下萬世，其光彩榮耀更有愈此乎？」(頁一六八)元年七月初三日諾岷奏摺硃批云「若能名留萬年，即為報答朕矣」(頁二〇八)。在諾岷同

年十一月初二日奏謝御賜「真如鄭里」匾額摺上雍正帝寫道：「我君臣苟能恪守此道，必為萬世之人也。」(頁四七〇)署理撫遠大將軍延信元年九月初七日摺硃批：「萬年芳名此時不立，豈知承恩也。」(頁三二四)幾件硃批，不憚其煩，教導臣下留名後世。

胸懷大志，敢作敢為，為推行新政不怕遭人嫉恨而承受惡名。臣下要有大器，胸懷大志，不可做無大志的小器之人。侍讀學士常寶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奏謝摺硃批：「女流憐憫輕視國法，以此小氣(應為「小器」)愚昧心之本領，何以可為大名人？朕期爾之意，灰心失望，再不覺悟，不過為一地小氣(小器)保衛自身之當差人而已，可為無用之物。」(頁二二五〇)雍正帝強烈主張為政務實，人們應追求實至名歸，而不應圖取虛名。此種觀念體現在下述兩件奏摺的硃批上。郡王允禩元年十一月十四日摺硃批：「謀奸宄狡詐之虛名，朕一世愧而不行。……應棄偽名。」(頁五〇六一五〇七)廣東藩司圖理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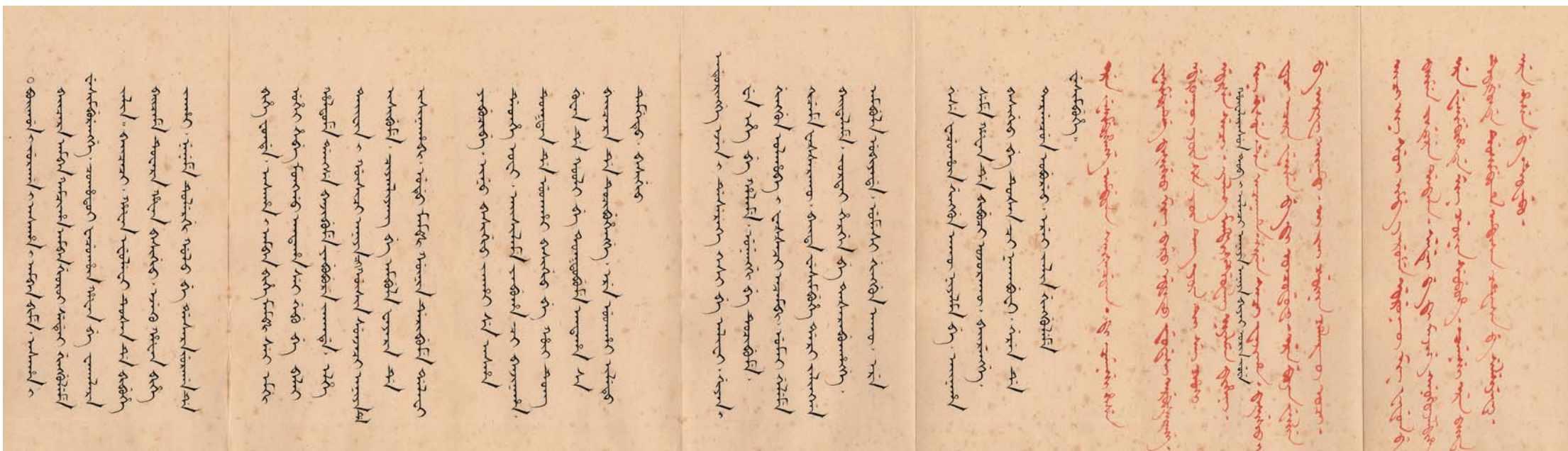
批：「欲報答，則勤於操守。」(頁二二二七)此類硃批甚多，限於篇幅，不必縷敘。

**君主體諒為臣不易，有錯應該自責**

體諒「為臣不易」。查弼納于元年五月二十六日奏報稻子即將插完，雍正帝喜悅，在摺子上寫道：「唯彼此體恤『為君難』、『為臣不易』，上蒼必加厚愛。」(頁一五五)表示皇帝懂得「為臣不易」的道理，應當體恤臣下。諾岷二年閏四月初九日摺奏養廉銀事，硃批「今我君臣皆為學而辦事，難保無誤」。(頁七九四)知道辦理這樣的新事，沒有經驗，可能會有失誤，但是不要緊，即使有錯，也是可以原諒的。喀爾喀副將軍策凌五年七月十八日奏報圖理琛議界事，硃批：「此事爾等責任大，關係萬年是非之名。朕將爾等信而用之，是非在於爾等，日後或有議論。至於地方應否如此辦理，朕今不深知，故不能降旨言是與否。」(頁一四九三)雍正帝承認自己邊疆事務知識不足，不能發出明確指示，惟要求臣下認真理

論。靖邊大將軍傅爾丹等七年七月初九日奏謝皇帝遣官員修路備飲料以利行軍，硃批：「此乃朕理應施恩者，但思量職掌官事者懈怠而不沾朕恩。」(頁一八〇三)荊州將軍吳納哈七年十月初一日奏報豐收，硃批：「眾人對朕教誨之恩，尚未心悅誠服，此皆由爾等懶惰無知所致。」(頁一八五九)雍正帝想通過體諒臣工的難處，施恩以求得臣下心悅誠服，感恩圖報。

承認用錯人，愧悔莫及。從消極方面說，皇帝用錯人，是沒有眼力，是丟人沒面子的事，所以嚴加警惕。雍正帝在給圖理琛的三份批件中，著眼點是官員不給皇帝丟臉，免得有用人不當之咎。兵部郎中圖理琛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摺硃批：「參爾之人甚多，朕排眾議，任用於爾，斷不可有辱朕之顏面。」(頁三〇八)廣東藩司圖理琛二年十月十五日摺上硃批，要求其行事「慎尤慎之，勿玷污朕之臉面」(頁九五七)。陝西巡撫圖理琛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奏報豐收，硃批：「爾能如此為朕作臉，朕實在未曾想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戶部侍郎塞德奏參悖逆之員八十九摺〉，《雍正朝滿文奏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硃批：若伊再不更心轉意，諒伊之罪將伊引導，必來找朕之法而已。……

夠識人，善於用人，令之建立功業，朝政清明，百姓頌德，致天下於治世。雍正帝確是以繼承康熙帝大業和更新政治自勵，並為之而奮鬥。

其二，雍正帝深知革新政事，急需有用人材。觀其「若能遇一名賢能之人，乃朕如得活寶」的話，可知他

到。委實喜悅。」（頁一二一六）由此可見雍正帝掌握這樣的原則：為皇帝丟臉者責之，獲得好評者獎賞之。因年羹堯之事雍正帝多次自責。左都御史查克旦三年五月十一日摺硃批：「今年羹堯諸多奸惡之事皆已敗露，朕實甚不好意思了。豈有此理？在上如年羹堯負恩之人未必再有。朕今恨伊之意是輕，確是自己不明，愧悔莫及。」（頁一二二六）

由用人不當而感激良臣為恩人。查弼納二年閏四月初一日摺硃批：「今有黃炳、蔡珽、魏廷珍，皆難多容留。每想到此，即要流淚。得人甚難，如何為好？故以爾等幾名忠誠省臣，不僅為朕之忠臣，實視為朕之恩人。」（頁七八八）

為懲治朋黨有過刻行爲而自辨。雍正二年夏天開始，雍正帝打擊廉親王允禩、貝子允禩朋黨，在查弼納二年十二月初四日摺上硃批：「朋黨過甚，朕若不能治此惡習，又有何臉面坐此寶座？」（頁九八九）查弼納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奏報追取貝子允禩家庭教師秦道然家產事，硃批：「朕並

期待人才、渴求人才的急迫心情。在實踐中他能不矜用人，發現人才，輒加使用。如識拔諾岷、田文鏡，分別用為山西巡撫、河南巡撫，令他們成為制訂、推行耗羨歸公、養廉銀制度的幹將，提拔李維鈞為直隸總督、黃炳為山東巡撫，使他們在攤丁入畝制度的建立中立有功勳。篤信怡親王允祥，除令他掌管清查財政經濟巨務和擔任軍機大臣職務外，又令李維鈞、田文鏡、諾岷等封疆大吏通過他同皇帝保持私人聯繫，協商政務，正是這位允祥——皇家大總管，成為上述那些制度制訂的參與者和見證人。誠如歐陽修所說，用人得當，用人者需是明君；雍正正是銳意改革的政治家，然而他刻薄寡恩的為人，表明他不能完全詮釋「為君難」的意義，留下了遺憾。

其三，雍正帝因反對朋黨擴大化而傷害人才。雍正朝出現允禩、允禩朋黨案，年羹堯黨人案，隆科多黨人案，科甲人朋黨案（李紱彈劾田文鏡案），使得早期被信任的疆吏，在田文鏡、李衛之外，幾乎沒有好下場，

非為銀兩，是因秦道然好生可惡之故。倘令無罪無干之人來賠償銀兩，以毀壞朕之名聲，則朕有向天下後人解答之言。爾等汗吏又能毀壞朕之名聲耶？」（頁一一八二）雍正帝自辨懲治秦道然無誤失，怕青史留下惡名。

### 雍正帝「為君難」評議

「為君難」是雍正激勵自身成為明君，顯示其積極有為的精神狀態，而其要點是在用人上做大文章，輔佐他進行改良社會的大業。對於雍正帝的政事、用人得失的全面評價，不是本文的主旨，僅就他的「為君難」觀念和用人，簡述其勵精圖治精神和用人得失。

其一，雍正帝勵精圖治，成就一番大事業，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家，傑出的帝王。「為君難」觀念，令雍正帝懂得為君之道，應當自律，不敢恣意妄行。為此一要合於天心，也即順乎民意。二要遵循祖法，又要革除弊政。三要行為得體，顧全顏面，讓臣下信仰。四要富有才技，能

均被視為陷入朋黨而遭殃。這就應了「伴君如伴虎」、「君恩不足恃」的老話，反映雍正帝為人的刻薄寡恩。看來，「為君難」他並未理解得、實行得那麼完美無缺。

「為君難」，作為雍正帝的座右銘，激勵自身成為明君，體現他的積極有為的精神狀態，而其要點是在用人上做大文章，以便推行他的社會改革大業。雍正帝確有識人之明，在他的勵精圖治方針之下，君臣合作，成功地除舊佈新，令清代社會持續發展，使其本人成為中國歷史上難得的傑出帝王。總的來講，「為君難」，雍正帝的答卷是合格的。不知讀者以為如何？

作者為南開大學教授

#### 註釋：

1. 本文主要徵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黃山書社，1998），配圖則採自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以見滿文奏摺之美。
2. 《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下冊，頁2507。
3. 《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中國書店，1986），卷17，頁126。